

# 冊一

書名 五美緣全傳八十回 咸豐四年文安堂刊本  
 撰者 清 寄生氏 撰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7  
 編號 D8664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五美緣全傳八十回 咸豐四年文安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 五美緣全傳



### 第一回

錢月英酌神還願

馮子清誤入桃園

詞曰

蝸角虛名 蠅頭微利 算來自應空忙事 皆前定誰  
 為父誰強 且趨閑身未老 佗教我些子 疎狂百年  
 裡 渾然醉是 二萬六千場 思量能幾許 憂愁風  
 雨 一半相妨 又何須 抵死說短論 長幸負皓月清  
 風 苔茵展 銀漢高張 江南好 千鍾美酒 一曲滿庭芳

五美緣

第一回

一

第七十七回

沈廷芳杖下立斃 劉尚書痛死姨姪

第七十八回

林國正掛印征西 馮子清獨占鰲頭

第七十九回

結綵羅兩國相好 獻降書元帥班師

第八十回

受皇恩一門富貴 加封贈五美團圓

終

五美緣全傳



第一回

錢月英酌神還願 馮子清誤入桃園

詞曰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自應空  
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  
且趁閑身未老休教我些子疎狂  
百年裡渾然醉是三萬六千場  
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  
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  
幸負皓月清風苔茵展銀漢高張  
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話言這部小說故事出在大明正德年間自從武宗  
皇帝以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也不在話下單說  
浙江省杭州府錢若果有一世宦姓錢名銑表字自  
由自拜而廣都堂之職夫人馬氏所生一男一女公  
子名林字文山小姐名月英兄妹二人勤心攻書  
女富五車外子人都稱為才子佳人不幸老谷去世  
夫人領了子女扶柩歸里安厝祖塋公子早已入學  
不好遊蕩終朝在家與妹子吟詩作賦孝敬母親  
夫人見他兄妹二人早晚侍奉殷勤滿心歡喜常在

他兄妹前說我家有此才子才女不知後來娶媳配  
婿如何公子道母親大人昏姻之事皆由天定夫人  
道雖然如此但你妹子年已長成為娘的日夜在心  
必選個才貌双全之人完他終身使我为娘的日夜  
方才放心見呀难道你同亭中就无其人么錢林道  
母亲听真亭中只有一人孩兒十分敬重論才孝  
甘拜下風每逢考試不在第一就在第二論人品杭  
州也尋不出第二個來夫人聞言忙問道此人姓甚  
名誰門第若何錢林道論門第到也正对他父亲做

過刑部尚書亡過多年只有母子二人姓馮名旭字子清夫人道他母親可是做過大常寺少卿林琛之妹庶錢林道正是夫人道門公相對才貌又佳為何不上紫央人作伐以完為娘的心事公子道孩兒久有此意只因他近來家業凋零恐誤妹子終身故尔未敢稟告夫人道我兒此言差矣古人道得好正是

書中自有黃金屋

一朝得第自身榮

公子道母親吩咐孩兒知道那月英小姐在旁听得母親兄長記他昏姻之事將臉一紅起身回樓去了

其中且听得說馮旭是个才子心中暗想天下无灾者多倘若馮生名不稱實豈不誤了我終身大事必須面試其才方知真假欲將此意稟告娘亲兄長怎奈我女孩兒家羞人答己怎好啟齒正是

滿怀心腹事

难向别人言

不言小姐悶上不言单言小姐身边有两个了頭一个名叫翠秀一个名叫落霞二人生得容貌典小姐彷彿兼且聰明跟隨小姐拈弄筆墨也知文理小姐見他伶俐到也欢喜故此待他二人如同姐妹典象

不同翠秀落霞見小姐連日悶悶不悅自言自語如醉如痴竟得有些心事二人上前問道小姐為着何事這般光景一姐見問嘆了一口氣道你二人那里如茂心就不言語了二人道婢子自幼蒙夫人小姐抬奉不以下人看待小姐有何心事說與婢子們知道代小姐多憂小姐聞他二人之言只得將夫人公了商議之話告訴一遍我想外边人虛名甚多故此疑心欲要回試其才又不好啟口是以不樂 人道小姐寬心倘夫人公子再談起小姐昏姻之事婢子

面告要面試姓馮的才孝然後說昏便了小姐听了方才放心不竟光阴迅速过了个月餘夫人一日身体不爽一病半月慌得公子小姐日夜不离左右服侍小姐各庙許愿又在花園拜斗保佑母亲安康过了数月夫人身体渐好了公子小姐見夫人好了用心調理不竟早又臘尽春回到了新年景象堪也至初九日乃是玉皇大帝聖誕之辰月英小姐稟告母亲知道孩兒許下各庙香愿今逢上好日期孩兒意欲亲身赴庙酬謝特來告稟母亲夫人聞言大喜

道我兒一向累你兄妹二人伏侍既許下香愿理当  
亲还遂吩咐家人速备紙馬香烛牲醴之類喚了三  
乘轿子伺候小姐同两个婢子各庙燒香不一時小  
姐打扮十分齊整帶了翠秀落霞三人上轿往各庙  
还愿后面隨了許多家人一行人衆先到了玉皇閣  
小姐和两个丫頭下轿家人逐開開人小姐慢七步  
上樓來只見香烛供獻已經現成小姐站立毡单礼  
拜上帝轉身又拜斗姥天尊禮拜已畢家人送上餽  
客師請小姐密堂坐下待茶擺下果品小姐坐了一

刻起身上轿又望城隍庙來不一時抬至寺內只見  
山前遊人如蚁家人趕逐不開小姐看見香烛点齊  
只得將身出了轿子那些遊人見三乘轿內走出三  
个美人大家好擁擠上人人道好个个称奇如同月  
里嫦娥下诤好他西子重生后面两个丫頭一娘娇  
嬌不知誰家小姐內中有一个書生文質彬彬頭戴儒  
巾身穿儒服年紀只好十五六岁生得貌比潘安于  
執一爾金尚也擠在人叢中爭看七官你道此人是  
誰就是錢林对母亲所說的礼部尚書之子馮旭字

子清今日也來到城隍山遊玩不想遇見錢月英前  
來進香他也不知是錢文山之妹一見國色神魂飄  
渺淚在一邊兩眼不搏只望着那三人小姐見人衆  
多慌忙禮拜附生上了轿吩咐家人將各廟香燭送  
去我回家向空禮拜附謝便了家人答應將轿子抬  
了進來請小姐上轿那些遊人一哄而至圍在轿前  
事有湊巧把一個馮地紫七擠在轿前動也不得動  
那小姐正欲上轿忽見一個少年書生品貌清奇心  
中暗想道世上也有這飛標錢男子又不好十分願

場匆匆上轿家人連忙放下轿簾轿夫把起如飛而  
去馮旭又看翠秀落霞二人上了轿七夫趕向前面  
一直飛奔下山馮旭見三個美人去了他也不願斯  
少停面向后跟定轿了跑下山來滿身汗透儒巾歪  
斜足下那官高低搏流抹角跑得喘息有一個時辰  
到了一處后花園門遙望里面去了只見一令老老  
頭說道那里來的好七走出去四面望七又未見人  
反手將園門關閉馮旭低七罵道這老狗頭好不  
知趣竟自把門關閉了只得走至門首用手將門輕

車一推那里推得動馮旭無奈繞着牆边走了一會  
无法可入只見對過矮門首有一个老妇人坐在  
門首馮旭連忙走過來叫声老婆七小生借問一声  
對過花園可是李相公家的成那婆七搖頭道不是  
不是馮旭又道可是張相公家的婆七又搖頭道不  
是不是馮旭道却是誰家的婆七這相公請坐待老  
身慢七告訪你所馮旭真个坐下婆七道對過花園  
乃錢府的這錢老舍在日做過兩廣都堂如今只有  
大人相公小姐三人並無別个馮旭暗道原來就是

錢文出的花園又故意問道他家公子與那家綉菜  
婆七道尚未聯姻馮旭又道他家小姐自然是典過  
人家的了婆七道小姐个年方交一十六岁亦未受  
聘馮旭口中應道原來如此心中暗喜道年交一十  
六岁也不为小了婆七道說起这位小姐昏姻却难  
他家夫人要選才貌出家又要門戶相当夫人方允  
馮旭道却是为此这也正理但不知他家小姐可知  
文墨那婆七道好个可知文墨通杭州那个不知他  
是閨中才子常與他哥七吟詩作賦連公子還要讓



他一籌哩馮旭道你老人家如何尺知他府中事婆  
子咲道相公有所不知我就是這位小姐的乳娘我  
姓趙因年紀大了自己要在家里同兒子過活如今  
時常還去他家听我兒去就去要來就來一切事所  
以晚得二人談了一會天色漸晚了婆子道老身  
要弄飯去了恐兒回來要吃沒工夫陪你談話你  
請回罷馮旭听了婆子这番言語心中甚是欢喜錢  
小姐竟是个才貌双全的怎能與我為妻也不枉為  
人世起身復又走到对过花园門首看上园門緊閉

又站了一會想道天色已晚我只是痴歎兀的站在  
这里就站到明日也是无益不如且回明日早起些  
來倘有机緣也未可知即移步搏身才走了十几步  
忽所得园門咿呀一声馮旭即忙回頭看時园門已  
開有个老蒼頭手中拿着把酒壺走出來帶上园門  
竟自去了原來这个老兒每晚瞞着夫人出來打酒  
吃馮旭見了忙上走來不論好歹推開园門竟自進  
去仍然將門推上一道往里就走不題且言蒼頭取  
酒來抽門而入回身閉好取鎖上了提酒往白巳房

裡吃去了單請馮旭在花園里東張西望不見一人  
他就放大了明向內直走到了丹桂廝上坐下定  
神想道我好无礼怎在黑夜里走到人家花園中來  
倘被人看見如何應答文山兄知道体面何存想罷  
立起身來我且出去竟奔園門打点回去却說月英  
自進香回來到夫人前稟道今日進香好不熱鬧孩  
兒見衆多遊人止到玉皇閣城隍廟中着安僮送香  
爐前去孩兒先回來了夫人道正該如此就在前  
吃過夜飯又說了些閒話夫人吩咐我兒就此回接

睡罷小姐起身叫翠秀落霞掌燈翠秀道今晚風大  
不好点灯取个灯笼点起照着小姐回棧不題且言  
馮旭來到園門見門上拴了大門又鎖了那里還得  
開來馮旭京道这事怎好不想一時就拴鎖了園門  
愈想愈怕无法可使他是个讀書君子又比不得那  
種可以拈門鈕鎖的小人只得又回身走到丹桂廝  
坐下等候天明出去正在自悔之時忽听一派鶯聲  
燕語啼啖而來灯笼漸近馮旭唬得沒處藏身往來  
无地暗道若被人撞見如何答話权在山石背后躲

三五  
避則个但不知曾撞着人來捉住認奸認賊且看下  
回分解

五美緣全傳

第二回

贈金扇馮旭得意

拜天地翠秀許婚

詞曰

水浴銀蟾葉喧巷陌馬声初斷閒依露井笑撲流  
螢烟花破西欄邊四方靜夜久后郎愁不月眠立  
太殘更前嘆花艸一瞬千里夢斷書遠到頭來  
都是幻利名牽絆怎不教迷戀梅落添妝蓮開似  
面天工画染金烏玉兔未停留讀書何敢手釋卷

但明河直下惟有星稀數點

話說馮旭見有人來慌忙走避走到後山躲避不  
題且言小姐和翠秀落霞二人由假山旁經過馮旭  
見灯到了面前抬頭一看只見前面一个小了頭手  
提一個灯笼后隨面个美人心中大喜便欲走出相  
会或者小姐於我一片真心面訂昏姻也不可  
意定了正欲移步心中回想若小女子家叫賊起來  
京動人衆錢兄知道休面何存我且躲在假山背  
在他說些什麼言語正是

要知心腹事

但听口中言

且言翠秀提灯在前叫道小姐今日城隍山上好些  
遊人內中有个少年書生站在桥前好个人品小姐  
可謂見底那落霞接口道好个标致秀才他那两个  
眼睛只望着小姐翠秀道之此生才李如何我家小  
姐若配得此生也不枉为人在世落霞道看他那俊  
品貌腹中自然不差翠秀道若果然如此可算得才  
貌双全二人你一句我一句称赞小姐只不言語  
明日是正月初九日殘雪未消那日間花園內被鴉省

在地打食走得滿地腳跡小姐便叫道你二人終日  
拈弄筆墨因夫人去年時你沉重我沒有工夫考你  
二人今日見景生情我有一對在此你二人可對來  
二人道不知小姐所出何對婢子等料然對不出來  
小姐道偶然看見此景滿地鴉腳跡借此出對隨道

雪地鴉翻好似亂洒梨花墨數點

翠秀落霞二人一時對答不出那在假山后面人听  
得明白欲要代他二人對來一時也想不出事有湊  
巧忽听得空中叫呀一知小姐抬頭一看見三四寸

冥鴻分为三路從北向南飛去他一時使高聲對道

霞天雁过犹如醉書紅錦字三行

當下翠秀落霞二人听見叫道有賊只唬得馮旭战  
战兢兢不敢做声还是小姐听得对句確当声音清  
亮說道你二人不必惊慌我看來並非是賊你們  
將灯笼照着看是何人二人答應心中不得不怕战  
兢兢提着灯笼口中只是吟七喝七道你若是賊速  
速跑去罢了要不是賊快七出來馮旭听見心中想  
道都是女子我就出去料然不妨放大了胆竟自走

出月光之中搖搖擺擺手中執着一把金扇一方斑  
古鏤的碧玉圖書這玉器乃是他祖父傳流之珍此  
寶價值千金他併不知其價扣在扇上忙忙走出來  
看見翠秀落霞深處一躬道小生拜揖二人將灯笼  
提起一焰不是別人就是日間在城隍山遇見那個  
標上致上的書生又喜故意問道你是何人恁  
麼大胆半夜更深却在我家花園之內說得明放你  
出如有一句謊話登時喊叫起來京勣家人拿住當  
賊送官炭刑拷打那時就夢吃甚哩馮旭又打一躬

道二位姐上請息怒待小生直告小生姓馮名旭字  
子清杭州那個不知我是才子二人道住了你既是  
个才子可認得我家大相公麼馮旭見問笑嘻嘻道  
恁麼不認的你家大相公錢兄典小生朝夕會文又  
是同案好友二人道既是典我家相公相好因何躲  
在我家花園內且是黑夜之間却是何馮旭道有  
个元故今日城隍山遊玩遇見你家小姐進香小生  
不知是那家小姐故尔跟尋到此細訪方知是錢兄  
今妹看見園門開着因此走進遊玩不想園門下鎖

不得出去只得躲在山子右边坐守天明好出花園  
不意小姐出对子典二位姐七对小生斗胆对了就  
京動小姐同二位姐七此係真言不敢說謊望二位  
姐七恕罪轉達小姐恕小生不知之罪那錢月英見  
馮旭出來連忙迴避在丹桂所上一句七都听得明  
曰方知就是哥七典母亲所言之人今日間見其容  
貌方才又聽見对句確是个才貌双全早已打動婦  
娥愛少年的心事便在所上叫道翠秀落霞快來二  
人忙至所上小姐面前把馮旭的話告訴一遍小姐

道既是相公的好友可快跟我進去取鑰匙前來開  
了園門送他出去二人答應曉得翠秀向落霞道妹  
妹你随小姐回樓 鑰匙來我在此等候落霞應允  
跟着小姐到了樓 來取鑰匙原來園門鑰匙小姐  
經管每日放在后樓這在不表再言馮旭見四下无  
人走至翠秀身边忙七又下一躬道姐七小生拜揖  
翠秀欠身還了个万福道相公方才見過礼了为何  
又作揖馮旭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請問姐七芳名  
翠秀道妾身父母姓趙名喚翠秀前跟小姐回樓去

五美集  
的名喚落霞他的父母姓孫小姐芳名月英你可知道  
道庠馮旭連声道小生謹記但小生今日到此原為  
昏姻不能當面一言以定終身豈不辜負小生一片  
真心還求姐也設个法兒引到小姐面前一見以表  
小生誠懇不知姐也肯通情否翠秀道我家大人好  
不虔謹小姐乃閨閣千金怎能輕易得見外人又是  
黑夜豈不令人談笑功相公將此念頭息了罢至昏  
姻大事必須央說合那時名門正娶才是君子馮旭  
听了翠秀之言道姐也說得有理不知小生與小姐

緣分何如使姐也大力周全小生无物相謝有柄粗  
扇聊表進見寸心說畢將手中金扇遞與翠秀翠秀  
道妾身无進寸之功怎好收相公之謝馮旭道如也  
不收是終不肯代小生出力了翠秀道我若不收使  
相公疑心只得叔且收下伸手接了藏在身边便道  
馮相公我先報个喜信與你我家相公前日與夫人  
商議要把小姐配你也今回去作速央媒求亲大人  
公子必允馮旭听了此言不覺手舞足蹈喜出望外  
道倘若如此三此有幸不知姐也要伴小姐过去否



翠秀笑道我們兩個服侍小姐寸步不離怎敢不隨  
過去馮旭聞言滿心欢喜道叫小生一時消受得起  
三位美人正是

情知語是針和線 從今引出是非來

馮旭與翠秀說了一会不見落霞到來月色漸黃  
古道 燈前覲美女 月下玩佳人

越看越愛那里按捺得住心猿意馬走到身邊双手  
抱住翠秀作色道妾認君子是個誠寔之人原來是  
一個狂徒既讀孔聖之書難道就不知些禮法麼我

雖然是一個婢子却不是下流苟合之奴高声叫道狂  
生還不撒一夕話說得馮旭啞口无言將手一鬆叫  
道姐上言之有理小生一時痴歎万望姐上恕罪小  
生還有一言奉告前蒙姐上垂愛見許緣身起此月  
光之下對天罰誓以表真心不知姐上肯否翠秀道  
你今速上回去與人說合對什麼天發什麼誓馮旭  
見她口軟將翠秀身子一把扯住半地半就二人又  
及想下同拜天地馮旭發誓道我若負了趙氏姐上  
前程不利翠秀道願相公轉禍呈祥妾若負了相公

叫妾身不逢好死正是

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

二人誓畢立起身來馮旭恭上敬上站着不動只見落霞取了鑰匙來到叫吉姐上快送馮相公出去馮旭無奈只得同着二人到了園門開了鎖下了門開了門馮旭走出轉身朝着二人作了一揖小姐姻事還要仗二位姐上大力扶持二人也不答應咕咚一聲將園門紫上閉上这才是

東邊日出西邊雨

莫道無情却有情

不言翠秀落霞二人回樓且言馮旭痴歎站了一會不見動靜方才移步趁着月光回來心中暗想明日央人說媒不知央那一個典錢兄說合一頭打算回頭走左思右想抬頭一看已過自己門首只得走回數步用手扣門裡面老蒼頭答應連忙開門看見馮旭道相公你在那里去的太上着老奴各處尋我張相公家李相公家無一处不曾到老太上好不着急急着你尋我蒼頭道今日旧老谷到了馮旭道旧老

谷在那里蒼頭道現在后堂同太太用晚飯馮旭听了只奔后堂而來見了丹亲典舅七乞飯不知他旧姓甚名誰來此何幹且听下回分解

五美緣全傳

第三回

遊西湖林璋過故

賣玉劍馬雲逢凶

詞曰

別館寒砧孤城回閣一片秋声人寥廓東飛燕  
子海边灶南來鷓向沙頭落楚台瓜庖樓月宛  
如昨无奈被些名利耽擱可惜风流總閒却当  
初漫留華表語而今悞我秦樓約夢醒時酒閑  
后思量着

話說馬旭來到后堂看見母舅深見禮看官你道他舅是誰原來姓林名璋字正國乃是一個莽人住在金華府進京會順便前來看七妹子林璋看見外甥生成美觀好不歡喜太太向前問道我兒今日往何處去的你舅來時我叫蒼頭四路找尋你都不在為何此刻方歸馮旭道孩兒今日遇見几个同李脫友拉去遊湖回來脫了當時就在橫頭坐下陪舅吃酒七席之上林璋問他才李馮旭對答如流林璋滿口稱讚向太七道外甥將來必奪元魁也不

打忠臣之后太七道我兒方才說是遊湖去的罢七你舅到來也同舅七覘七景致馮旭答應了彼時又說些閑話不覺漏下三更各自安寢一宿無話次日馮旭忙叫蒼頭去喊艇自己到五柳園定席又請錢林來陪舅七不一時錢林到來馮旭連忙迎接邀至書房與林璋見禮分賓坐下林璋問馮旭道此位長兄尊姓大名馮旭道此位姓錢名林字文山是甥舅同案好友今特請來陪舅七的林璋聽說錢林拱拱手道久仰久仰錢林口稱年伯小姪與馮兄同案

請問年伯台甫林璋道賤字止國殺畢起身一路出門慢七步出湧金門外到了湖上蒼頭預先在船上迎請登舟船子開舫遊賞一会端的好个所在只見來的來去的去遊人不絕笙歌聒耳正是

十里西湖跨六橋

一株柳樹一株桃

林璋滿口稱贊果然好景致傷午到五柳園這些船俱各灣下那些遊人棄舟登岸都園中吃酒此館乃是杭州第一名園各樣酒席都有器皿精潔花艸茂盛真是八節長春之景四時不謝之花凡遊人皆是

大定席園門前五顆大柳借以爲名凡來遊玩俱在此定席來已往七十分熱鬧蒼頭向馮旭道我們的席定在梅亭上面三人步上亭來林璋奪目觀看四面粉牆俱是名公題咏詩賦細七看去竟有做的好的也有胡言的梅亭上面只有四張桌子先有一席有客坐了蒼頭道這一桌是我們定的林璋錢林馮旭三人坐下還有一席是別家定的客尚未至酒保忙來抹桌獻上茶來擺下小菜然後送上酒來三人傳杯弄盞酒保慢七上菜忽然亭外有一英

雄頭戴嚴巾身穿元緞箭衣腰中束一條鳶帶足登  
粉底皂靴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年紀不過三十以上  
是來到處尋桌子林璋看見走將上來叫道湯相公  
請坐那人一听此言忙道原來是老伯在此捨行一  
步上亭來施礼又同錢林馮旭施礼林璋就請他坐  
各各通名道姓原來此位湯彪本是金華府人氏他  
父現名英現任金陵總制在父親任上過了年回去  
拜他母親的節打從杭州經過今日也來遊玩遇見  
林璋是同鄉之人林璋問不公子爲何在此有失遠

迎湯彪道因在家父任上過了新年如今回家拜節  
偶爾順便遊賞到此請問老伯爲何在此林璋道試  
期將近由此赴都會試舍甥邀我一遊話畢四人飲  
酒甚樂正是

万事不如杯在手 一年几見月當頭

按下四人飲酒不題再說五柳園外有一英雄身高  
丈二膀闊三挺頭帶一頂順風倒瓦楞帽身穿一件  
皂布箭衣說起這件箭衣身穿到穿得又串塊米塊  
不得半升腰束牛皮槌帶足登鼓子皮靴面如海獸

項下一部鬚鬚就如鋼針一般此人乃江西南安府人氏姓馬名雲有个戳號叫做火彈子他有張弓百發百中打在人身上就着了故有此名昔日一人一騎曾在紫金山爲寇劫了皇上八十三万帑銀那些官兵那裡是他的对手一枝鎗挑得紛紛落馬人人奔命个个逃生今日落剝缺了路費了執一把宝剑路過杭州到湖上賣劍口中叫一声賣劍這一声犹如轟雷一般那些看的人見他這般異樣都來爭看只見那边來了兩個人前而一位公子不上十七八

多頭戴一頂片玉巾身穿一件長紅細花直裰足登朱履手拿着名公詩扇一步搖奔五柳園來后面一人頭戴鴨嘴方巾身穿元緞直裰足登方頭靴子手拿一柄方頭扇子后跟十來个家丁齊進園門那些入看見許多人圍着不知做甚的事他也來看只見一个異樣漢子手捧一口宝剑上描着卍標公子知道是賣劍的走到馬雲面前他手接过宝剑抽出鞘來畧匕焰了一眼只見宝光射目那公子到也識貨隨將劍入鞘問道漢子你这宝剑是賣的否馬雲

道是賣的公子隨將寶劍遞與家丁也不問他價錢  
竟搖搖擺擺走進園去了那梅亭上一席就是這位  
公子所定家丁看主人到了連忙迎接錢林馮旭看  
見叫道兄長就此間坐罷那公子連忙拱手道兄長  
俱在此失敬了連忙見禮馮旭就請他坐下那裁嗎  
嘴柳的也笑嘻嘻作了揖就在橫頭坐下各各通名  
道姓看官你道這位公子是誰此人乃是當朝武英  
殿大李士花榮玉之子花文芳與馮旭錢林同案倚  
着父助無所不為專放私債疊利滾剝小民霜佔人

家田產搶奪人家妻女外面的人聞名喪胆見影亡  
形那裁鴨嘴冠是花文芳一個篋片姓魏名臨川他  
有个戳芳叫做魏大刀难道他会舞大刀不成不是  
这个請究因他一筆公蠶刀詞包寫包告百發百中  
故人將他一管筆比刀還狠些故叫做魏大刀林璋  
听說花榮玉之子心中好不煩惱原來是他對頭的  
兒子想我兄長被這奸賊害了性命此仇不共戴天  
今日反與仇人之子共席欲要起身先回怎奈又有  
湯彪在席只得勉強坐了花文芳那里時得這般曲



折見是馮旭也又是進京會試人人口內老伯長  
老伯短殷勤奉酒怎當得魏臨川那張篋片嘴兒見  
花文芳如此敬他也就分外奉承六人在此飲酒林  
璋此際無奈又不好起身回船只得眼覩花文芳出  
言吐語不像讀書之人只是一派胡言風月之話說  
了一会並沒半句正經話林璋暗想不知那個瞎眼  
宗師竟將這個畜生進了孝原來當日花文芳進孝  
有個原故那宗師出京花大師親自囑咐道若到杭  
州務將小大進个孝的案首宗師屈不過花大師情

面只得答應到了杭州考畢將花文芳卷子一看可  
發一笑却都是些狗屁胡語欲待不進怎好回京見  
花大師之面無奈只得取了馮旭的案首錢林第二  
勉強取花文芳第三名不表他們在梅亭上飲酒單  
說馬雲在園外等了半日不見那位公子忒來心中  
好不焦躁道寶劍尚未說價怎不見忒來哄咱等  
了許久腹中又飢餓花文芳一个家丁剛也走來听  
見馬雲口中言語那个家丁口中叫道俺公子與眾  
位老爺飲酒你的寶劍俺公子要了你的今日回去

五美集  
明日到相府領賞便了那馬雲听了這般言語那裡  
按捺得住甚麽公子這等放肆敢拿咱的寶劍家丁  
道漢子你站穩了听我說明恐怕噫倒了你我家太  
師爺是一人之下方人之上當朝宰相你知道麼馬  
雲听了那人言語一把無明火高有二千丈大罵道  
快叫那狗娘養的好也送还咱的寶劍方事干休若  
遲悞了咱就打進園去将他狗娘養的抓將出来叫  
他試也咱的皮槌那家丁怒道你這個王八羔子不  
知死活我家公子那个不知道若得罪了他輕者送

官宦治重則誓於死地馬雲喝道便打了這狗娘養  
的看他把咱怎樣擺佈家丁道除非你吃了熊心狗  
胆也不敢如此放肆馬雲此時只氣得三尸神暴跳  
五陵豪氣冲天一聲大喝道你這狗娘養的先試咱  
的拳頭說着說着早有一拳打奈那个家丁喫哎一  
声倒栽葱跌在地下挣了半日扒將起來口中說道  
好打你且莫慌說畢往園子裡去了來至梅亭上面  
看見主人道不好了反了花文芳正與衆人談得高  
興听说反了回頭看見自己家丁問道你爲得這般

光景滿身俱是沉哩家丁回道小人出去正聽見那  
賣劍漢子大罵大爺小人吩咐明日到相府主領賞  
那漢子不由分說牽起拳頭就打小人被他一拳打  
倒在地他要打進來與大爺做个對頭花文芳聽見  
了這番言語又當衆人面前好不羞恥站起身來拱  
一拱手道失陪老伯與衆兄長了便望着家丁道你  
們都跟我來

那怕哪吒太子

怎逃地網天羅

就是人首金剛

難脫龍潭虎穴

衆家人一齊答應魏臨川也就跟了來花文芳氣沖  
沖的竟奔園門抬頭一看只見馬雲圓睜怪眼又听  
見他口中罵道狗娘養的價錢也不講明就要白吃  
奪咱的宝剑他就是大步頭上動土了花文芳向前  
一吉大喝道你这狗才不要走典我拿下衆家丁听  
見一齊擁上只奔馬雲馬雲呵七大笑我的見來的  
好越多越妙只十数个家丁那里敵得他过但被馬  
雲打倒了跌七扒七叫苦連天花文芳與魏臨川見  
勢頭不好預先躲進園內这些家丁被他打得落花

流水一个七都溜進園去了馬雲大怒一声吼叫賣  
開大步不免打進園去將這些狗頭打死方消我心  
頭之氣正是

馬跑崖边收轡晚 脏到江心補滿遲

馬雲打進園來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新刊五美緣全傳

第四回

馬雲大鬧五柳園 湯彪仗義贈金帛

東里先生家何在 山陰溪曲对一川  
平野數椽茅屋昨夜江頭新雨過  
門淹流水清如玉抱小橋回  
合柳參天搖嫩綠疎離下叢  
七菊虛窗前蕭七竹  
嘆古今得失是非榮辱  
信人生歸去好世間方  
事何時足我問村釀酒  
如何今朝熟

話言馬雲闖進園門不見家丁  
大叫道狗娘養的躲

到那裡去了清平世界就要強奪咱的寶劍馬雲東尋西我不見一人按下不表且講跟花文芳的家丁見了那漢子十分凶惡恐怕尋到公子不得開交他就跑到梅亭上面問湯公子道這件事情要湯公子解圍湯彪道所爲何來家丁將始末根由細述一道湯彪听了立起身來老伯與二位兄長請坐待我前去看來連忙走不梅亭剛上馬雲走到面前來東張西望尋人撕打口中罵道這狗娘養的躲待干淨湯彪看見虎形大漢雖然衣服破損豫觀軒昂不比窮

漢之像便高叫道朋友爲着何事與人爭鬧馬雲恨不得尋着花文芳一拳打死方才消了這日惡氣見有人問他眼睛一看見一位公子像貌堂上武士打扮這叫做英雄眼內識英雄便道公子休管咱的閑事咱只尋那廝湯彪道你就是與人炒鬧有人來解勸朋友呀你可知道正是

得放手時須放手

得饒人處且饒人

馬雲見他勸叫道公子不是咱家尋他的可恨那廝無故拿我寶劍湯彪大笑道一把寶劍也是小事兒

長何必如此動怒着小第分上且息雷霆請坐待小第尋來還兄便了馬雲見公子這般周全便道咱家都看公子面上湯彪將身一讓邀馬雲上梅亭馬雲見席上二三人胡上見禮湯彪請他坐下忙叫馮旭的家人上酒道兄長請多用一杯小第去取寶劍還兄說畢下了梅亭而去馬雲此時腹中飢餓見那些酒肴擺滿席上他就狼餐虎嘍一頓吃了且方請問二人姓名并問那位公子是誰林瑄答道方才下亭去的公子他是金陵總制操江湯公的公子名彪

在下姓林此二位一位姓錢一位姓馮轉問姓上姓名馬雲一一通名道姓二見湯公子走上梅亭問道兄長寶劍在此馬雲立起身叫道湯公子咱有眼不識泰山咱家聞名已久欲要拜識尊顏不想今日得遇公子直三生有幸也正是

踏破鉄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馬雲當不就拜湯彪忙下跪道請問長兄尊姓大名馬雲道咱姓馬名雲實非江湖上的火彈子就是長兄且馬雲答道正是湯彪大喜道聞名不如面見一

見面勝似聞名二人拜罷起身馬雲就要告別湯彪道兄長意欲何往馬雲道大丈夫四海為家跡跡无定咱今日路過杭州缺少盤費將此宝劍賣了誰知遇見這個狗娘養的白白奪咱宝劍湯彪道都看小弟分上忙向懷中取出五十兩銀子遞與馬雲道此銀長兄可作路費馬雲推道咱與公子萍水相逢受之有愧湯彪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長兄何必見外馬雲道公子既然賜咱異日相逢再為補服湯彪大喜忙將銀子宝劍双手遞與馬雲馬雲道銀子咱家

自然收下但此宝劍公子收下留為早晚防身正是

宝劍贈與烈士

紅粉付與佳人

馬雲將手一拱放開大步頭也不轉竟自去了下回書中自有交代且言湯彪見馬雲去了隨叫蒼頭將花文芳請來不一時花魏二人到來假意問道足下可將那厮拿下送到錢塘縣去湯彪道看小弟分上那人去之久矣遂將二人請至亭上坐下花文芳一眼看見湯彪腰中佩着那口宝劍湯彪見花文芳滿口稱贊那人送與在下我今轉贈兄長何如卽解下

遙與花文芳文芳接過稱贊好劍遂謝湯兄卽遞與家丁大家又飲了一會見紅日西沉各各起身花文芳家丁早將馬匹候着在園外六人出園花文芳叫聲得罪卽使上馬同魏臨川而去且言林璋邀湯彪一齊下船不一時到了湧金門乘舟上岸將湯彪請至馮旭家又吃了幾杯酒談了些閑話見玉兔東昇錢林告辭回家湯彪告辭回寓只講馮旭轉身同母田二人進內生稟母親今日遊湖的話太太說請哥哥坐下難得哥到此有句話對哥說一者妹子

年交事百時常身于不爽二者你外甥長成我欲替他娶房媳婦早晚也得親近于我又不知那家賢德之女林璋道男大當婚古之常禮無奈愚兄進都勿勿不能在此作主如之奈何馮旭聽見他母親與田田議婚如之事正合本心接口道告稟田田與母親知道久聞錢林兄有一妹子才德兼全林璋笑道何不早言趁我在此央人前去作伐太太道却央何人爲媒馮旭道不若央請朱老伯前去此婚必成太太道我却忘了林璋問道那个朱老伯太太道就是朱



輝與你妹夫最是相好林璋道可是翰林朱輝庶太  
大道正是此人如今告老在家林璋道既是朱年兄  
明日同外甥拜他托他作伐此事當日安寢次日早  
起正欲出門只見湯彪與家丁押着行李到來林璋  
馮旭接到所堂見禮獻茶已畢湯彪道老伯進都小  
姪那有不送之禮故今日同小价搬了行李到來只  
是打攬馮旭道請還請不至林璋道勞駕垂愛心感  
不尽登時用過飯林璋同外甥上轎蒼頭拿帖來到  
朱翰林門首傳進各帖朱輝道快開門迎接進來各

各見禮分賓坐下獻茶已畢各叙了一番寒溫林璋  
道一來奉拜二來有件小事奉屈大駕因舍甥長成  
特來煩請年兄做个月老朱輝笑道小弟目下是个  
閑人最喜作媒只是要吃杯喜酒不知那家小姐自  
當前去說合林璋道不是別家就是錢文山令妹朱  
輝道要是別家小弟不敢應承若是錢兄令妹叨在  
通家小弟包成可在身上又叙了一會閑話林璋告  
辭朱輝送出大門臨上轎時道聲得罪千萬拜托未  
輝答應一躬而別話分兩頭且言花文芳回到府中

將室劍玩賞一回十分得意就吩咐書童掛在自家房裡壁上一宵已過次日同魏臨川到妓女家吃酒作樂忽見書童前來送信請太爺回去因老爺來了現在後堂與老大人講話太太着小的來請太爺相陪花文芳只得回去往外就走到了家中只望後面而來看官這個書童名叫花有盼生得唇紅齒白十分俊俏原是花文芳僕童年已十七岁了花文芳十分喜他且言花文芳來到後堂看見田上向前施禮就在旁边坐下這花文芳的田田曾做過都察院知

今告老在家知外甥終日眠花臥柳不習正務恐悞他終身今日到來與妹子商議早早替他娶个媳婦收管他的心看官這花文芳年已十六些又是相府人家难道娶不起二房媳婦有个原故花榮玉是个權臣皇上寵愛他他就是賣官鬻爵無所不爲不知害了多少忠良因此都中這些公卿宦家不肯與他結婚童仁向着文芳道你今終日閑遊不是當法我今訪得錢林和你同案好友他家有个妹子才貌兼全我欲前去說親特自前來通知你母子太太接口

道前日你妹丈有家報回來信中寫着孩兒婚事还求哥哥做主童仁此時別去話分兩頭且言錢林與母親閑談家人進來稟道外边朱老爺請相公有要話相商錢林慌忙出來見礼獻茶已畢錢林道小姪不知尊叔到舍有失遠迎朱輝道不敢不敢道府有句話與賢姪商量正欲開口又見家人前來报道有都察院童老爺來拜相公要與面会還有話說錢林尋思一會向朱輝道小姪與他久不來往今日來拜有甚話說朱輝道何不請進一會便知端的錢林

只得迎進到內見礼童仁笑道原來朱年兒在此三人復又見礼分宾坐下家人獻茶童仁道不知朱年兒恐有密事小弟告退朱輝道一句話人人皆可共所未識童年兒恐有細話小日改日再來罷童仁笑道小弟也是一句話人人可以共听之言錢林道請問年伯有何台說朱輝道非為別事特求與令妹作伐童仁道小弟也為此而來不知年兒所議那一家郎官之子朱輝道不是別人就是錢林兄同家好友馮子清兄奉求與帖請問年兒所議何人童仁道也

是錢林兄同案好友就是舍甥花文芳奉求庚帖錢林道兩家一齊說討庚帖不好允成那家回道二位年伯請坐待小姪稟知家母再來奉覆說畢起身進內將此話告訴母親一遍太太道兩家求親叫我允成那家剛上翠秀走到太太跟前聽見公子與太太商議兩家求親之事正在不決之際翠秀插口說道小姐常在婢子說來必要面試其才选中其人太太道我兒就將此言回覆二人便了錢林來到前所回覆二位年伯今日請回舍妹子意思要試才學坊許

改日奉請馮花二兄一考才定婚姻之事朱重二人點頭稱妙即時告別各散不題且言朱輝就拜林璋林璋馮旭出迎迎至所上見礼分賓坐下就將求親遇見童仁替花文芳也去求親錢林要面考之話說了一遍明日去考此姻必成林馮稱謝不表再言童仁來到相府將馮家也去求親告訴妹子如今擇日面考才學姻事可成花文芳在傍听其要考才學唬了一跳接口道既是馮旭要與他做親何須與他爭論又是外甥同案好友讓他訂了甥舅拔高門叫

做三隻脚金蟬天下少兩隻脚婦人世間多童叟仁聞  
听此言不覺面帶怒色向花文芳道拋你說這頭親  
讓與他人难道你堂上宰相之子到不如一个穷秀  
才你今不去考我偏要你出去考務要這頭親事結  
下閉你体面花文芳無奈只得允成正是

世上三般都厭物

叔伯娘旧與先生

不知花文芳此去考友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新刊五美緣全傳

第五回

真才子走筆成章

假斯文揉碎肚腸

詞曰

得歲月迎歲月得欢悅且欢悅世事謀成摠在天  
何必勞心子萬結放寬心莫畏怯金谷繁華眼底  
沉淮陰事業鋒頭鹿陶潛籬畔菊花黃范蠡湖邊  
蘆絮織時來頑鐵有輝光連退黃金無艷色逍遙  
且讀聖賢書養得浮生一世擔

話說童仁弟外甥肯去考文滿心歡喜當下別去又到錢林家去催他擇日錢林擇了日期吩咐家人修下酒飯堪匕到了那日先是朱輝與馮旭到來見禮分賓主坐下隨後童仁與花文芳來了各各相見錢林吩咐家人在大所上東西擺下兩席放下文房四寶就請花紅二人謙遜了一會馮旭只得僭坐了東首花文芳坐了西首錢林邀朱童二公正中坐下只等題目不一時家人送上題目走到錢林面前看匕朱童二公又看了才送到馮旭回前馮旭看過題目

然後送到花文芳面前花文芳見那題目上边只得四个字寫得是孝慈則忠心下暗想还好我最怕的多字眼題目馮旭有了題目登時研起墨來舉筆也不思索一揮就做完了。一篇花文芳見了道个題目只道容易舉起筆來要寫他心中乱了手脚左思右想口内又哼了一會站起來走了几步只見馮旭到做了三四篇他心裡越發慌張只得走來坐下提起筆來也就胡乱做了几句忽見馮旭走到朱童二公面前道小姪不才已經完篇請二位老伯與錢兄退

目花文芳听了分外着急朱輝看了一看遞與童仁  
童仁畧也看了一眼送與錢林童仁眼看文芳在坐  
上有京慌之狀說道凡做文字不論前後你可慢也  
做采花文芳口雖答應心中暗恨都是你这个老畜  
生帶累我今日舌醜那个要典馮兄爭論婚姻之事  
遲延一会方才寫完取了卷子走出席道今已完篇  
朱輝接那卷子童仁道且慢天色已晚可将二卷傳  
進典小姐過目看是取中那一卷隨將卷子遞與錢  
林錢林接過就到裡边去了花文芳正欲上轎童仁

道你等卷子出來回去不遲文芳只得勉強坐下心  
中痛恨且說錢林走到後堂見了母親道兩家卷子  
寫完了太太隨即着翠秀將卷子拿到後樓听憑小  
姐選擇翠秀來到後樓見了小姐道請小姐選擇小  
姐展開一看只見那馮旭的文字篇也錦繡字也珠  
玑不但文字做得好看他筆法真乃龍蛇之休心中  
贊道話不虛傳果然高才忙取筆在手圈了又圈不  
一時卷子看完又把花文芳的卷子展開一看也了  
一兩行小姐也忍不住笑不覺笑將起來小姐道你

二人過來看文芳做的文字狗屁一般翠秀落霞看了几行一齊笑將起來小姐提起筆來在他卷子上了又將卷子批得稀爛及至批完心中想道不該把他卷子批壞了了環道如今卽已批了他的卷子悔也遲了正是

滿天做下針和線

從今鈎出是非來

不言小姐心中暗悔翠秀心中想道小姐今取中了馮旭的文字也不枉我與他同拜天地一場說道小姐如今他們衆人現在前所等候不若將這文字送

小姐無奈只得將二卷交與翠秀送到太太面前道小姐取中了姓馮的文字了錢林接過一看果然圈而又圈点而又点又將花文芳的卷子一看大京道妹如此這般世情不懂怎把花文芳的卷子批得稀爛怎好拿出去見他太太吃京道他得文字做得如何錢林道他的文章实在做得不通只是不取他就罷了爲何動起筆來將他批得不堪他乃宰相之子又有出處現在前所人人有面他就沒趣叫聲孩兒怎處爲今之計只好將他文字存下便了



錢林道這個使不得今日考文祭為的擇婿怎不送出又遲延一会无奈只得走將出來將花文芳的卷子藏在袖內朱章二公見錢林走出一旁問道不知取中了那個借來一觀錢林只得將馮旭的卷子取出送與二位馮旭與花文芳也就走來觀看朱輝道恭喜賢侄已經取了你的卷子童仁道如今取中馮旭的可把舍甥的卷子取出比看那個高下錢林臉上失色道老伯長兄文字不消比罷童仁道兩物一比自有高下難道朱年兄的媒就做得成老夫臉面

就不如他兩人必須把原卷取出來看一看若果然做得不通老夫與舍甥就罷了錢林不堵出了个神卷子從袖裡取下來了童仁趕上前去一把拾起來一看不看猶可一看那時正是

怒從心上起 惡向胆邊生

大叫道如此欺人太甚你家是个都堂之女這般放肆不把家宰公子放在眼內就是文章不好為何批得這般模樣罷了罷了我看你兩家的事是做得成是做不成說罷向着花文芳道你做的文章花文芳

把臉一紅忙把卷子扯得粉碎向地下一擲也不作  
別匆匆上轎而去正是

任是掬尽三江水

難洗今朝滿面羞

且說童仁見外甥去了心中好不氣惱只得也就上  
轎錢林送至大門口打一躬道還求老伯周全不必  
傷了閑氣童仁也不回答一路來到相府下轎進內  
有見姝七話也不說只是噴氣連天恰好花文芳也  
到面前也是氣沖沖坐下太太看見這等光景問道  
哥七你甥旧两个前去考文爲何如此氣悶回來童

仁就如此這般說了一遍豈不氣死我也太太道他  
也不該這等欺負我們童仁道我若讓他兩家做成  
親事我世不爲人花文芳道旧旧也不必氣我外甥  
自有主意正是

是非只爲多開口

煩惱皆因強出頭

話分兩處且說朱輝見童花二人不悅而去對錢林  
道他惱由他惱我們只選吉日結親錢林道老伯言  
之有理登時別了上轎同馮旭回覆林璋林璋便問  
考去何如朱輝大笑始末根由細說一遍我看花文

芳原不是讀書之人今日忤他人之醜下次再不敢在人前賈弄了既然姻事已定奈我場期漸近明日便要起身進京凡事都拜托年兄朱輝道小弟知道常下別過不表次日林章別了妹子湯彪馮旭送下船一路無辭到了揚州鈔關住下要另換船隻岸上尋了下處住下數日叫埠頭埠頭道三日後也有一位是進京會試的不若林老爺同舟如何林璋道妙詭妙極當時說了價錢去下定銀湯彪道久聞揚州

之地且喜今日空閑何不前去一遊林璋道

甚好三人帶了家丁一路進城上坡尋街見三街六街做買賣的來往紛紛信步到教場抬頭一看只見許多蓬子都是相面測字算命的無數閑人爭鬧又只見个布招牌寫着江右姚夏封神相京人又見牌上寫着兩句道

一張鉄嘴說盡人間生與死

兩隻俊眼看見世上敗和興

湯彪道老伯進京何不相七氣色林璋心中也要相相見湯彪叫他相面正合他意走進蓬子把手一拱

道先生請了姚夏封看見三個斯文的人走進連忙立起身道三位先生請坐彼時三人坐在凳上姚夏封道請問三位尊姓貴處何方到此何幹湯彪道這位是進京去的姓林指着馮旭道此位姓馮在下姓湯俱是浙江人林璋道請教先生法眼相相我的氣色如何姚夏封相了一會道尊相扮小子看來大廷豐滿地角方圓他年必登科甲日後定掌威權林璋道今春可得上進姚夏封又相了一會道水星照倫倘在船水之上諸來小心爲妙但功名今春無望應

在明秋自有大貴人提拔那時位列台臣之上可堂生歎之權有詩爲証

正月寅宮面帶傷

加官進祿喜洋洋

目下却當水星現

還須仔細向前行

相畢林璋湯彪道在下也請教先生姚夏封道請君正了湯彪只得坐正了大凡教場之中來的江湖有些生意之人便圍了觀看姚夏封這篷外站了九層人圍得滿上的爭看姚夏封相面姚夏封才將湯彪相了一會正欲開講只見外邊來了一個英雄頭戴

范陽毡帽身穿一件元緞剪衣腰束一條絲鳶帶足  
蹬元緞朝靴後跟三四个家丁身長丈二腰闊三挺  
他見許多人圍在那裡他也不知甚麼事大踏步走  
將上來分開眾人走到裡邊看見是个相面先生替  
那人相面他心裡也要相也他也等不得相完了湯  
彪就把湯彪一推道待俺相也再相湯彪大怒喝道  
你这个人好無礼事有先後因何把我一推先替你  
相那位英雄那裡受得住他的氣登時大怒圓睜怪  
眼喝声該打奴才湯彪道你轉敢罵我匹夫那人道

俺罵你不算爲甚還要打你哩湯彪大怒道要打誰  
怕你打你這狗外養的恁八且要打就打怕你也不  
真好漢那人只奔湯彪湯彪只奔那人二位英雄彼  
時就動了手也不知誰強誰弱且听下回分解



新刊五美緣全傳

第六回

姚夏封廣陵風鑑

常萬青南海朝山

詞曰

天上烏形兔走人間古性今來沉吟屈指數英才  
許多是非我敗富貴高樓舞榭淒涼廢院荒台萬  
般回首花靡埃惟有青山不改

言二位英雄交手相打一个似風乘懶象一个如  
酒醉班彪那些看的人越擠越多把那林璋馮旭二

人唬得戰戰兢兢也不敢上前解勸口中叫道不要打有話說話正是

亂烘烘翻江攬海 鬧嚷嚷地烈山崩

那大漢的家丁向湯彪道公不要動手我家公是打不得的乃世襲公侯的公子跟湯彪的家人也叫道爺不要相打我家公子也是打不得的我家老爺現任金陵總制操江姚夏封勸道俱是功臣之後正是

荷花白藕青荷葉 三教原來是一家

三位英雄听了方才住手林璋馮旭二人看見他二

人不动手十分欢喜忙向前邀那人道且請入坐請

問尊姓大名那人笑道我是山東登州府姓常名萬青俺高祖是高皇功臣遇春只因功高加封世襲國公之職今奉家母之命南海朝山進香打從此處經過今日是俺不是冲撞公子請教尊姓大名湯彪道小弟高祖也是高皇駕下功臣姓湯名和家丈名英小弟湯彪家父現任總制操江因送我叔父進京會試今日得罪長兄望乞恕罪常萬青哈哈大笑道俺們祖父俱是一殿之臣今日相逢就是在會之人真

正三生有幸說畢大笑起身湯彪指定林璋道此位  
是小弟的年伯姓林名璋金華府人氏又指着馮旭  
道此位是年伯的外甥姓馮名旭住在杭州我二人  
同送年伯至此不想幸遇常見真三生有幸万青開  
言大喜今日天已晚了款待請教這位先生相相只  
怕梁不及了不若將姚先生請到小弟敝寓將尊兄  
二位細細請教不知姚先生肯允否姚真封听了滿  
口應承忙忙捲起招牌收了筆硯包將起來寄在對  
門點心店裡板筵桌子自有人收去隨着四人一同

而去  
而夫  
山鈔開門來到萬處恰好常万青也在此下  
着万青吩咐家人備亦酒席伺候說罷請姚先生觀  
相姚真封覘了一会說各莫怪小子直言万青道君  
子問禍不問福吉凶禍福但說何妨姚真封道公爷  
的尊面印堂紅光直透天堂后面杀气山根紅白不  
分半載就要見了那時刀兵一動只恨十軍万馬之  
中死裡逃生应过方妙常万青道目下國家太平那  
有刀兵之事姚真封道公爷記着就是了小子一言  
决不可忘还要借左手一觀常万青伸出左手与他



細七觀看了一会便道現現左掌這般嚼大用與  
腥血真乃大貴人之手也有詩為証

大庭紅光冒火星

滿身杀气七冲七

刀鎗隊裡應行遍

日后名揚到处聞

相畢了常方青又將湯彪相了一会道天庭飽滿一  
生衣祿无更而地角方員独秉將才有自看來日后  
必做封疆大吏决不有誣有詩為証

自下天倉只取黃

一生富貴保營昌

右朝將相权在手

方表男兒当自强

相畢又相馮旭細相一会說道馮相公莫怪小子直  
言馮旭道但言何妨夏封道目下天庭黑暗必有大  
變印堂不明死裡逃生陰氣太盛准有五六位夫人  
虽有几件坏处还有几件好处你天庭高聳后来衣  
祿无虧地角方員晚年富貴定取你过了这个土星  
交到三八三十四岁之外那時夫妻團圓腰金衣紫  
他年必生貴子目下須要小心有詩為証

土星昭命有災殃

謹防小人暗里傷

家業凋殘犹自可

分商骨肉兆非詳

姚夏封相舉常湯馮三人常方青命家丁取銀子十兩謝他夏封稱謝要登時酒席齊備請他四人入席林璋首坐方青湯馮對面坐了四人傳杯拜盞飲了一會酒至半酣常方青道林老作在上小姪有一言奉告林璋道願聞方青道小姪欲與令甥湯兄結為金蘭好友不知老伯可允否林璋道舍甥軟弱全仗二位公子扶持方青听了大喜即取了交房回室敘了年庚方青居長湯彪第二馮旭第三三人同拜天地正是

指點南山拜友朋

初看北海結盟昆

山崩有日情常在

海若乾枯義不分

三人各發誓語起身又與林璋見禮依旧坐下飲酒兄弟相稱四个人吃到四鼓方才安枕次日林璋動身三人送他登舟而去這且不表后書交代單言常湯馮三人又在此地遊玩兩三日竟向杭州去了若逢名山勝景便停舟賞玩一路无辞那日到了杭州馮旭把常湯二人送至家中備酒款待馮旭進內見了母親把送舅兄的話說了一遍今有常湯二兄要

進來拜見母親太太听了大喜常湯二人拜見已畢  
伯母稱呼當日言罷安歇次日正欲邀常湯二人遊  
西湖只見老家人進來稟道錢相公到來聞得相公  
回來特來奉候馮旭連忙邀進所堂與常湯見禮畢  
各道姓名坐下獻茶之后錢林此來與兄商議舍妹  
之事要上緊爲妙早七行聘過門完了口舌花文芳  
那廝懷恨在心恐有風波如之奈何馮旭應道既蒙  
兄爰只是小弟沒有聘費爲之奈何常萬青在旁听  
見此言忙回道做親乃兩家情愿花姓何人敢生風

波湯彪道兄長不知 遂將馮賢弟考文及將花文方  
仗勢之話告訴了一遍萬青聞言不覺大喜道賺來  
爲着賢弟的婚姻不知所費幾何馮旭道至少也得  
百金常萬青道不過百金有甚大事愚兄有一言不  
知可中二位賢弟之听否二人答應道長兄之言怎  
敢不听常萬青道既錢兄令妹取中馮賢弟何不將  
弟婦早早娶回門來成全夫妻俺方才听见只百金  
足矣愚兄今相助百金湯彪道弟有此心久矣只是  
一時不能救急萬青大喜道趁俺們在此大家吃杯

喜酒這萬青是個直心人遂吩咐家丁將包箱抬出來取了一百兩銀子交與馮旭馮旭拜謝叫家人送到后堂自己又進內如此這般對太太說了一遍太太口稱難得馮旭走將出來對常萬青道家母多多致謝兄長萬青道些須小事何勞伯母挂齒兄弟就此言過不必再提稱謝二字了兄弟快把年庚開寫明白請位先生揀个好良辰我們要吃喜酒哩當日也不去遊西湖就在家內備酒留錢林同席飲至更深辭去次日着蒼頭到先生處取了年庚萬青湯處

見了上面寫的本年四月十八日吉合夫恩紫微黃道良辰乃三堂大吉大利之辰又選二月二十六日納聘大吉當方青見了大喜道我們只好吃了行禮酒等俺南海朝山回來再看新人罷說畢咯七大笑此時是二月初旬不過半月光景就要過禮馮旭坐了轎子先到朱輝家將此事說了行禮吉日朱輝道你請回老夫即到錢府通知便了馮旭辭別朱輝即到錢林家來邊進所堂分賓坐下禮畢用茶之后朱輝道向日老夫內媒如今令親那邊有了吉期就

把所選吉日言了一遍尊府好預備行人錢林滿口  
青謝道又勞老伯大駕既是舍親看娶小姪所備不  
堪粧奩還望老伯包涵朱輝道豈敢豈敢當下則了  
錢林錢林送出大門朱輝又到馮旭家來與常湯二  
人相會各上通名馮旭稱年伯只是勞動人駕朱輝  
道恭喜賢姪令親那邊並無則論可准辦大禮便了  
馮旭答應小姪知道當下朱輝別去不表再言錢林  
送出朱輝進內將朱輝之言告與母親太七听了滿  
心歡喜且說翠秀聽見小姐是四月十八日過馮姓

門心中好生歡喜轉身來到樓上對小姐說道恭喜  
小姐月英道喜從何來翠秀道婢方才到前邊去  
見太七同公子說話今日朱翰林到來說是馮姑爺  
那里有了吉日選定四月十八日時過門月英听了  
把頭低下也不再問按下不言話分兩頭且說童在  
着人打探得馮旭有了迎娶日期心中大京忙至相  
府下轎進了內室看見妹子見礼坐下忙命花有怜  
快把你大爺請來說我有要緊話與他說花有怜答  
應且說花文芳自從那日考文被錢月英把文字批

坏又当着眾人出了醜態同到府中又被旧也說一番心中好不氣惱不寬身子有些不快一病月餘不能離床目下方好那日正在書房納悶忽見有伶走到面前說道今日旧老谷到來請大谷說話花文芳听了只得起身進內看見旧也見礼坐下童仁道你一向不曾出門可知外面新聞否文芳道外甥一病月餘目下才寬好些不知外边的新聞童仁道你不知道馮旭擇了日期四月十八親迎錢月英過門本月二十六吉期行聘元你道可惱不可惱难道你家堂

堂相府尋不出一門尚親戚只是他兩家欺人大甚自古道殺人可恕情理難容故此前來告訴辱甥听你自裁花文芳听了舅也這番言語不寬心中大命道舅也這頭親事若被馮旭奪去誓不為人正是

恨小非君子

無毒不丈夫

不旁舅也費心思甥自有主意童仁道他家日期甚近必須上緊方爰花文芳道不消舅也過慮童仁起身去了文芳送過回到書房叫花有伶來說道你可把魏臨川叫來商議要奪馮旭這頭親事正是

五美緣

彈破紙窗容易補

壞人陰德最難當

不知魏臨川來此怎樣與花文芳議論可奪得月英  
過來奪不過來且听下回分解



五美緣全傳

第七回

朱翰林代為月老

馮子清聘定月英

詩曰

手把青秧插野田

低頭便是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為福

退步原來是向前

話說花有怜奉了主人之命去尋魏臨川原來這魏  
臨川住在花府隔壁就是文芳的房子花有怜出了  
大門就是臨川家用手敲門只听得裡面鶯聲嚶也

問道是那個敲門有伶聽見這一句問是那個這般  
嫩声身体早已酥麻了半邊遂自暗忖道人人說魏  
臨川的老婆標致我從不曾見過方才從兩縫裡張  
見他一面始知是真連忙問道你且開門便知按下  
開門不題且說魏臨川見花文芳半月不見面他就  
心中暗想莫非花文芳辭我故此不見我面我們靠  
這張嘴做錢片不但吃人家的還想拿人家的他既  
然不歡喜我難道一定靠他不成正是

此處不留人

還有留人處

若定別家幫閑要在各衙門包攬人打官司寫刀  
筆去了不能照應家務家中只有一個小了頭名喚  
小紅才得十五歲常在家中灶下燒火不得空閑步  
處兩難且魏臨川的老婆崔氏今年才得二十一其  
生得百般嬌嬈十分俊俏也不是魏臨川娶來的那  
年魏臨川蘇州販賣布疋寓在開門外崔家布行裡  
也不知崔氏怎成落在他眼中他就千方百計竟被  
纏上手了并與他商議催下疋隻逃回杭州做了夫  
妻次日那個老鬼不見了這個女鬼要去經官緝拿



无奈这醜名难当傳揚出去臉面何存細查店中只  
 少个姓魏的客人明知是他將女吳拐去嘆了一声  
 道養了这不孝的女吳只当死去也就罢了这崔氏  
 見小紅在燒火又听見打門甚急只得走來輕把  
 門開了見一个俊俏書生得唇紅齒白好生標致  
 花有怜抬頭一看見那妇人千般娇媚万種風流此  
 時魂不附体遂暗想道話不虛傳果有十分交色丑  
 秋水盈七双目淡七蛾眉金蓮小巧襪凌波嫩  
 臉吹彈得破唇似櫻桃紅綻烏雲巧挽蟾窩月

芳隊嫦娥只少宮中玉兔

花有怜向前道娘子拜揖崔氏欠身還了个萬福婦  
 人笑啼七問道官人何來花有怜道小子是隔壁花  
 府來的奉大爺之命來請魏相公過去說話婦人所  
 見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原來是花府大爺請進獻茶  
 拙夫却不在家等他回來妾身叫他來府便了花有  
 怜道子萬請他就來只得轉身就走婦大道有慢大  
 叔了花有怜道不敢不敢慢七走着心中暗想怎能  
 得這个婦人上我的手就死也甘心按下不表且言

崔氏痴呆七站在門首兩眼望着花有怜去了直等  
花有怜走進府中他才將門關上走到堂屋裡坐下  
心中想道世上的男子竟有這般標致的正是

東邊出日西邊雨 莫道无情却有情

花有怜走到書房看見花文芳低着頭想主意叫道  
大爺魏相公不在家對他娘子說了來家就到花文  
芳道你爲何就去這半日才回來一定在外頑耍花  
有怜道等他娘子慢上開門花文芳道人人說魏臨  
川娘子標致你方才見了否花有怜道他的老婆却

有十二分人才年紀已近二十歲小人見了他也有  
動火花文芳驚問道果然生得好有怜道小人怎敢  
哄大爺文芳道你可有什麼法兒使我見他一面倘  
能到手大爺府中了頭甚多憑你揀那一個賞你爲  
妻有怜道大爺不要哄小的想了一會道這婦人包  
管大爺上得手文芳听了大喜道你可快上說來有  
怜正欲說出忽听意外笑囍上叫道大爺連日晚生  
少來請安原來是魏臨川到了花文芳道老魏我一  
向身子不快你爲何不來看我臨川道晚生日日來

請安怎奈門公回我大爺不能會客晚生不敢進來  
面會今日有些事出門走也回來聽見房下說大叔  
到舍晚生聽見大爺呼喚飛奔而來文芳道你且坐  
下我大爺有件機密事要與你商議魏臨川道是方  
才坐下命書童獻上茶來臨川接茶在手有伶在旁  
叫道魏相公我方才到你府上你到那裡來臨川笑  
道直也得罪大叔了花文芳道老魏我喚你來非爲  
別事都具我那男也死不尽的老畜生帶累我許多  
醜處臨川道大爺怎应出醜晚生就不知道花文芳

道我坐在家內好七的他走來替我做媒說我訪得  
錢林的妹子才貌双全要到他家作伐不想當日先  
有朱輝在那里已與馮旭說親臨川道他見舅老爺  
代大爺做媒就該讓大爺了錢林見兩家說親不好  
允成回道敗日奉邀馮花二兄到舍待妹了出題一  
考取中那个文字便成就姻事彼時我家老畜生回  
來告訴我叫我前去考文我打一想我的文章那裡  
做得過馮旭我就不肯去无奈我那老不死的在家  
母面前說了許多言語一追二逼也我到錢林家老

文那日出了題目各各做了進去那知錢月英那賤人不啻人受得住受不住將我大爺的文章批得稀爛將馮旭的又字圈了又圈点而又点當了眾人使我沒趣回家因此一氣就害了一場大病幾乎要見開君今日我那老不死的又來說馮旭擇四月十八要娶錢月英過門二月二十六日下聘叫我將錢月英奪將過來爲妻論理這頭親事馮旭是我的好友讓也娶了也罷无奈我那老不死的肯一定要我奪他過來想來想法沒有主意叫有怜請你到來商

議一個萬全之策能將這頭親事奪將過來關你臉面重七相謝決不食言臨川听了這一番言語半晌

方才回言道大爺這件事據晚生想來却難办了馮旭到看了年庚過門如何批得轉來必得想个萬全妙策方可行得容晚生慢七想來此非一日之功大爺切莫性急文芳道他行聘之日甚近你可用心想去斷不可忘記了臨川道大爺放心都在晚生身上當日就留臨川小飲至更深臨川別去花文芳見臨川去子叫過有怜來問道我大爺記挂着馮臨川的

妻子你有什么法兒使得我見他一面有怜道大爺  
明日帶五十兩銀子竟到他家說是討信倘魏臨川  
在家時就將銀子與他家用若是魏臨川不在家就  
將銀子遞與他娘子見机而作正是

清酒紅人面

財帛動人心

花文芳听了滿心歡喜當日就與花有怜宿了次日  
起來用了早膳又換了一件華服也不帶人跟隨袖  
內笼了五十兩銀子一個悄悄走出府來到臨川門  
首用手扣門裡面聽見有人扣門慌忙將門打開臨

川看見文芳連忙問道不知大爺駕臨請進獻茶花  
文芳借此言遂走進去原來臨川住的是合面房子  
朝南三間做了客位一廂做了鍋灶還有一廂與小  
紅了頭做卧房花文芳一看四面圖書密几俱是名  
人詩画斗方貼滿牆壁他是个倒開門走至客位就  
看見堂屋中間一座祖堂龕子香炉燭台擦得如銀  
子相似只見那卧房門兩扇都做門窗垂下又見客  
坐裡正中挂了一幅条画香几上擺着一枝花瓶內  
中插了一枝文杏花那边又摆着一面大理石的插

屏兩旁放着六把楠木椅子四把小皮杌花文芳道  
一向未曾到府七上收拾的十分雅致潔淨臨川道  
大爺請坐文芳才與他施禮坐下只听房中叫道小  
紅有客到來快送出茶這一句嬌滴滴的聲音把花  
文芳酥了半边身子說道想是尊姨尚未拜揖婦人  
遂將門窗揭起深七還了个萬福花文芳偷眼瞧去  
果然生得俏俊百般嬌媚萬種風流令人可愛不好  
顧盼只得又往客位坐下小紅獻茶已畢文芳道昨  
日別后我一夜不曾合眼特地到府討信可曾想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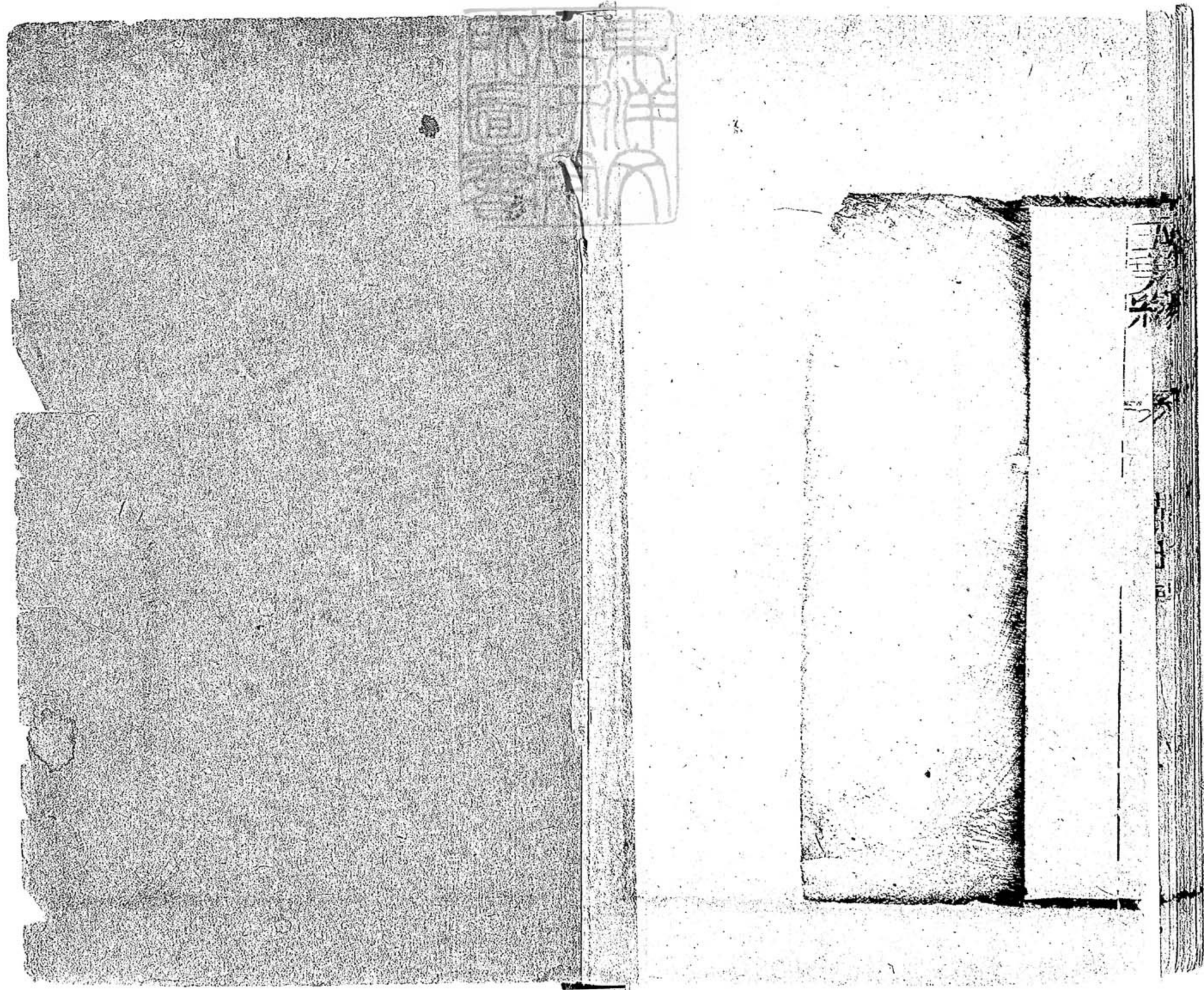
甚麼計策臨川道晚生昨日原說大爺不要性急此  
非一日之功花文芳道不是我性急無奈我舅七來  
催我忙取出五十兩銀子道你且收爲日用望見早  
定良謀后當重謝臨川見了銀子就轉過口來道大  
爺何必多心這事包在晚生身上明日到府奉候那  
婦人站在門內看見花文芳拿出一包銀子來好不  
歡喜又叫小紅捧出幾樣精緻點心摆在桌上臨川  
忙請他吃茶那花文芳一面吃茶兩隻眼睛只是在  
房內勾看坐了一會只得起身婦人口中說道有慢

大爺了花文芳道不敢不敢臨川送出大門回身崔氏走出來道花文芳爲何送你許多銀子臨川就將始末根由說了一遍倘若事成之期不怕花文芳不養着我夫妻二人一世婦人听了大家歡喜不表且言花文芳回到書房看見花有怜道果然好个婦人你有什么方法兒將他與我弄上了手有怜道大爺比西家想人家的老婆慢慢商量不要性急當日已過次日吃了早飯那裡放得心下袖中又拿了十兩銀子也不向花有怜說知悄悄走出府門要到魏家來想他的老婆不知可能到手正是

不施萬丈深潭計

安得驪窮領下珠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凡研書  
所圖書

